



武備志

廿壹之廿四

ケ 5  
61  
13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  
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  
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  
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責裕亦敬事陛下今乘  
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

防風茅元儀輯

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  
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  
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不  
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  
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  
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  
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  
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

有如觀  
火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  
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  
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  
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  
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圍中  
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  
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  
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

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  
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  
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文具而還初  
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  
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  
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  
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可法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  
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撞  
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太麻組挽之令  
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  
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  
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一  
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  
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一重德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侯督諸軍鎮大磧

至此方明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建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二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入，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失，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

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  
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梨上乘之  
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  
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  
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詔賜將士有差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  
定與丘堆娥清軍合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  
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  
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  
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  
不爲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  
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遯逸于外吾兵疲食  
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  
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解頡曰今斂諸將所  
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  
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  
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  
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  
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  
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  
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  
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  
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當時自  
是如此  
今何必  
然則  
今所不  
可守之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  
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  
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此吾破蠕蠕往還之  
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  
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  
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  
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  
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  
如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地異日  
豈終不  
可耶是  
在人耳

家力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為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骸散牡馬護牝牝  
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  
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  
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  
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  
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  
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  
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  
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  
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  
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由俘  
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  
者三十餘萬落獲我馬百餘萬匹畜產草廬亡慮  
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  
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  
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入統領相去  
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  
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  
吳提立號勅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利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  
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  
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  
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  
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  
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  
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  
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  
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什克定  
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  
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  
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空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魏主欲討北涼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責不之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一返涼武宣王數與遊晏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梁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

日不見使，向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

得於晉  
楚之車

通乎神  
鬼

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是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向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二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碎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慈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一

魏叛民益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  
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侯  
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  
身僭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  
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  
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  
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  
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  
將皆咎侯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  
爲內都太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王以侯  
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  
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誨  
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  
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  
人出獵因詣超管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  
佯醉上馬大呼乎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而  
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  
 景隨郡太守宗慈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  
 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  
 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  
 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  
 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  
 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  
 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門  
 相通各穿池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

治蠻若  
 善于賜  
 賜今古  
 皆然

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  
 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  
 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  
 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駒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  
 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  
 堦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  
 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  
 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

不諳地利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惟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二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王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我今不擬復非苻堅曩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識生膽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新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來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主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金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

古今皆如此

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肝貽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肝貽自帥大眾南向由是肝貽得益完守備魏主至以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先是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諸送糧仗詣肝貽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肝貽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渡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氏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城并

州賊氏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  
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  
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  
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一軍開飲江之  
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  
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  
天地無靈力屈于爾壘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  
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甫  
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虜

本有實  
見非作  
漫語

小城却  
大亞古  
來有限  
事

相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  
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  
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  
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  
知轉禍為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  
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  
擊以彈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  
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  
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未

未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時貽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

俱文帝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謹守圍城與肥城糜溝坦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鄒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為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兵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  
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  
不足定也遂取坦苗糜溝二戍旬中拔四城威  
震齊土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據胸山道成以  
為戍主胸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  
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  
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  
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煩  
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  
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  
祖亦自彭城犇胸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  
稱楊暹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  
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  
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  
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求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道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太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曰敬兒奪休範防身乃斬之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

遂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驪戰殺道隆劭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帝付托不能緩請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驃文  
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昱

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  
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偽出北門迴城東太營殺千  
餘人時天太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  
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眾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  
位素出已下一日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檄明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頤行郢州事修治器  
械以備攸之及徵頤為左衛將軍頤乃薦司馬柳  
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  
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  
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頤行  
至尋陽眾欲倍道趨建康頤曰尋陽地居中流密  
邇畿甸留北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  
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  
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

武備志卷三十一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願乃奉晉  
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  
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  
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眾  
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  
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

武備志卷三十一

所見略  
同何其  
淺也

武備志卷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  
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昺爲辭侵犯邊鄙壽陽  
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昺復歸魏魏梁  
郡王嘉與劉昺攻壽陽將戰昺四向拜將士流涕  
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  
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  
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  
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  
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  
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  
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  
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  
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

一樣堰  
水別有  
妙處

魏師退走 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  
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眾號  
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  
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  
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  
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  
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  
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關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  
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  
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  
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恂懼  
叅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  
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  
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懿以  
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  
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爲恒  
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  
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主頤  
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  
泰謀爲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  
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強爲我北行倘  
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  
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  
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勅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獻繫獄民間帖然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此救圍  
妙着

請楚王戊命填外塹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  
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  
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  
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  
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  
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  
太守

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  
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  
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二萬餘人顯達  
之北伐也軍入均口馮道根曰均口迅急易進  
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  
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  
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  
馬頓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  
 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  
 入城魏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  
 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  
 若如教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  
 軍於城外至是魏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  
 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俱帝鸞

武備志卷三十二

武備志卷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  
 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  
 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  
 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  
 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千古同笑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  
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  
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  
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  
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  
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  
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  
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  
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  
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  
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  
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  
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貴用奇  
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士懷靜築城以守  
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  
怒命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堤敵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關  
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  
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敵體素羸未嘗陸  
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  
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眾常如不及故設募之  
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垣皆應準繩進至東  
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敵悉遣輜重  
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二策未  
為非也  
只未當  
其時耳

呂苟兒帥眾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破降之太  
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  
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  
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  
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  
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  
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餽之久之  
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勅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苟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山王大興、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感之人未及回，以土逆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飛橋太公遺法

真善馭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  
 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  
 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  
 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  
 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  
 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  
 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州叡整州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  
 器申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  
 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  
 向皆靡叡結軍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三  
 千一時俱發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  
 明日英自帥眾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  
 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  
 中驚叡於城上真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武備志卷三十三  
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柁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減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爲妙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垂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槩作爲組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木輞轆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此一奇  
也  
不可  
不法

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峽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霄遁

天將器

梁領軍曹仲宗直闖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管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魏蕭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

雅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滿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雅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為人使安得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雅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堆壁命

平常舉  
止遂入  
神妙

送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雅遂克潼關

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備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

御虜馬  
一法

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入馬  
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多置袖棒一杖置馬側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  
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  
餘眾悉降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  
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  
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  
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

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  
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  
帥騎夜進昧日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  
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  
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攻之不勝固  
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  
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  
陳悅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榮一

九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二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醜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

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搗兒請緩行以弊乏歡往往逼留步蕃

真好雄  
亦真英  
雄

兵日盛北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  
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請歡宴飲初葛  
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皆不  
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  
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  
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  
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  
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  
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之

奪馬亦  
何淺也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今乃遣牙陽曲川軍士素  
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  
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支兆從之慕  
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太兵於外譬  
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  
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  
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  
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  
有馬二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梁一



正欲其一追堅其盟耳

不傲倖者方為英雄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  
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  
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因輕  
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刃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  
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  
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  
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  
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  
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兒悍無

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之長史  
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  
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  
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  
曹不暇授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  
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  
都眾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  
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武備志卷三十三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  
潛謁歡於滄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  
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  
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稔之  
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  
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  
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  
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  
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

武備志卷三十四  
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sub>上</sub>徵發乃  
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  
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  
可者眾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  
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為天  
下笑眾皆頓頽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  
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  
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

嗅地更  
奇於望  
馬

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  
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勅勒酋  
長也嘗為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  
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  
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  
有所立眾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  
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  
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

戰略考 卷二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  
由是遂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  
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  
衆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  
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  
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  
恐無天命不能濟耳紹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  
天意安得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  
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二

千古名言

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爲  
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  
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  
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  
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  
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  
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  
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  
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

若依此策歡雖雄不能一時即

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為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二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眾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哀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已有賀拔之眾圖之實難願且留

武備志卷三十四  
四  
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以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勳命一騎日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二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縊吾軍使竇泰得西人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奚武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太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恃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二

算定兩  
人情性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竇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朔謂魏刺史王羆曰何

不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欲死者來，歡知不  
 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  
 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  
 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  
 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濟。二日，輕騎渡  
 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  
 深獨賀曰：「歡鎮撫河上，甚得衆心，以此自守，不易  
 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取失。竇泰懷諫  
 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羅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  
 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  
 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  
 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  
 十里有涇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  
 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  
 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  
 國而來，欲一死決涇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



武備志卷三十四  
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  
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  
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關  
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  
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  
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  
收兵更戰衆已盡法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  
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  
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  
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入種柳一株  
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  
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  
如其言景豈有還埋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  
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  
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  
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  
不敢進合攻潁川城必危矣今進據潁川有城可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  
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  
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  
寬患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僞作與  
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爲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  
令謀人送與琛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  
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喟澗遂清王思  
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神世衡  
殺天都  
本于此

可法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  
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  
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  
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向火船將至以釘  
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  
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  
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棄之以入  
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

一攻一守  
守子吉  
之師

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  
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  
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  
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  
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  
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  
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  
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  
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  
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登射  
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  
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  
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  
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禦虜  
掠可法

伺其動靜是年十一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  
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  
遁定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  
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  
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  
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  
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為東南  
道行臺借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帥眾  
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  
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  
起諸將皆不敢出兖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  
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  
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  
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  
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  
之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所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  
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  
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  
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  
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  
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  
射之景謂光曰爾求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本武穆  
本于此

奇

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  
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臂光易  
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  
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  
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  
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入者岳  
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  
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十一

置樓堞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  
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太  
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景  
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  
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  
戰聞太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  
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  
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  
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  
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  
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  
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  
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  
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少安石頭降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  
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  
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  
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  
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  
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  
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  
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鷲為景所獲執  
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  
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  
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  
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  
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  
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  
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於  
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為  
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

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單一  
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  
死甚衆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  
涓水以灌之城多崩顏王思政身當天石與士卒  
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  
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  
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  
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火以長鉤牽船引弩

亂發二人俱死

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  
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  
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  
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  
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  
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雖親戚無所縱  
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  
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

如此方  
有幾  
乎古今

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

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  
 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太  
 兵水步絕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  
 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眾濟江執王珣等至  
 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  
 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  
 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如雨下殺賊甚眾景乃  
 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太  
 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景而復  
 蹈此天  
 意也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州  
 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  
 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  
 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  
 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  
 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  
 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  
 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  
 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太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爲羊侃之子鴟所殺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

築圍壘納遺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  
 直進杜崩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  
 胡床不動裴之橫從旁擊之藏等乃退俱藺文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